



赫尔曼·黑塞（1877—1962）

德国著名小说家、诗人。主要小说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黑塞的创作生涯始于诗歌，也终于诗歌，代表诗歌作品有《浪漫之歌》《孤独之歌》《一根断枝头的呻吟》《在雾中》等。

在雾中

多么奇妙，当你雾中漫步！
触目是兀石孤树，
树树各不相见，
每棵都同样孤独。

当我的生命犹被光华，
我的朋友遍布世界，
如今，雾幕低垂，
我一个也看不见。

你难称智者
若你未识黑暗，
它无声地、挥之不去地
把你隔于万物的彼岸。

多么奇妙，当你雾中漫步！
生命与孤独何殊，
人人互不相识。
个个同样孤独。

赫尔曼·黑塞/诗 欧 凡/译



2018年第6期总第117期

顾 问：顾 浩 黄东成 孙友田

主 编：胡 弦

副 主 编：晓 华

编辑部主任：白小云

本 期 发 稿：胡 弦

晓 华

白小云

顾星环

麦 豆

卓琦培

美 术 指 导：q-design

主管、主办：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扬子江杂志社

地 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

邮 编：210019

电 话：025-86486051

E-mail: yzjsk2006@126.com

法律顾问：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周连勇律师

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28-270

2018年11月5日出版

印 刷：南京顺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照 排：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542X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787/I

广告许可证：3200004000563

定 价：9.00元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和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CNKI系列数据及龙源期刊网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目 录 Contents

005。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诗歌小辑

马 累 丁 可 敕勒川 谢克强 高 凯 陈咏华 纯 子 赵康琪 孙晓杰

012。 开 卷

湖畔诗章（节选） 雷平阳 012

018。 诗 潮

感官世界（组诗） 周 鱼 018
仿，致敬（组诗） 汗 漫 020
呈现之雪 谷 禾 022
村 居（组诗） 张常美 025
一个人编撰的心灵志（组诗） 张作梗 027
棉纱手套 刘立杆 029
莲 花（组诗） 吴素贞 032
虚构的旅程（组诗） 姜庆乙 034
和你一起去南阳（组诗） 杨献平 036

038。 诗人研究

通向“未写之诗”的写作——池凌云诗歌的一个简要解读 耿占春 038

051。 译 介

[美]姚强诗选 姜 肖 译 051
[美]崔西·K.史密斯诗选 伊 蕾 毕长泰 明 迪 译 052
[美]凯文·杨诗选 欧阳江河 陈虹波 译 053
[墨]马里奥·博约克斯诗选 张欣宜 龚若晴 译 054

043。 新星座

背 影（组诗） 年微漾 043
听的判断（组诗） 王子瓜 044
白云赋（组诗） 胡 游 047
寻隐者笔记（组诗） 隆世滢 048
收旧物的孩子（组诗） 子 衿 049

055。青春散板

第三只月亮（组章）	张琳	055
与灵魂书（组章）	朱旭东	057
尚水，尚水（节选）	徐源	059
临安的雪	卢山	062
不可重返的故乡（组章）	黄小培	063
车入原野（组章）	杜均	065

075。百 家

余 地（组诗）	严 力	075
群 山（组诗）	龙红年	076
上善若水（组诗）	尚仲敏	077
深夜的凉风（组诗）	金 偶	079
创世纪（组诗）	夜 鱼	080
剥豌豆（组诗）	蒋 艳	082
太平湖（组诗）	贾浅浅	083
方法论（组诗）	茉 棉	084
露 珠（组诗）	皮筏客	085

067。艺 事

欧阳江河

071。旧体新韵

梁明院 孙 亭 邹红兵 汪 颖 杨忠志 胡迎建 郭怀华 刘 迪 赵克舜 秦和春
子时牛 孙长春 施德扬 许增荣 清 风

087。诗 萃

丁忠诚 霜扣儿 郑成雨 许 光 董 林 袁东瑛 安德卢 朱广英 黄劲松 邢 昊
臧诗华 许春蕾 吴麟生 高亚平 孙立本 左 岸 曾 鸣 李晓峰 魏霆声 李之平
张国安 祝雪侠 杨 华 波 儿 秦 眉 胡权权 王兴程 包 苞 安娟英 杨 强
谢夷珊 许天伦 鲁 蕙 杨秀武 季 川 徐海龙 沈 宏 飘飘隐士 莫在红
田 湘 赵 俊 陈鱼观 胡碧福 王方方 柳 苏 巢 笑 张新一 郝 炜 路延军

封二：《赫尔曼·墨塞》 陈雨/画 封三：刘福春/供稿
封底：周庆荣/诗 戴卫/画

湖畔诗章（节选）

雷平阳

一

看见我朝它走去，松鼠
惊慌地钻入了树洞。在树下
我等候了很久，它及它的美短暂的消失
类似归于永恒。松鼠与树
它们都令我羡慕
一个可以瞬间消失在触手可及的
具体物体中。另一个多么完整、坦荡
却有着容纳消失之物的洞孔与内腔
我没有物体供我消失或遁形
身体与思想，除了锐器可以插入
没有外生之物进入的缺口
像一个穿着铁衣服的人
我在湖畔走来走去，其实就是
某个企业在展示金属产品

二

枝条颤抖，几棵秋日之树
枯寂地清点着落叶的数目及去处
去了天空的那些，落日里如失控的小舟
湖岸上那些，如麻雀争食秋风
掉在湖里的那些相对安静
像凸出水面的鱼背。这几棵树
它们的枝条却因此
颤抖得更加剧烈
它们想象不出，自己的枝条上
竟然会落下众多的小舟、麻雀和鱼背
而且分别反对毁灭的可能性
但也有少数的叶片，日落之前
还悬垂在枝条上。枝条即将折断



雷平阳，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著有诗集多部。

这些叶片也不去寻找替身
一副决心枯死在其怀抱的样子
却被它们误认为，那是几只
哀伤的乌鸦，正在等待天黑

四

借一棵松树倚背，在距舞蹈队
五米外静坐。老年舞者
皆是悬崖、险峰，疯狂地一阵舞动后
饰品纷纷落尽，本身毕露
挥动的双掌砍得断马骨
踢出去的双脚踩碎过菩萨
红纱巾卷起风暴，沙尘迅速蒙蔽了
我的双眼。我抱松而立
感觉这棵苍松顿时变细了不少
而且一直在变细，最终变成
插在地上的一根斧柄

五

湖心岛上，杂树林自行荣枯
一座红亭子，二十年前我来湖畔居住时
已经存在。年年有人给它
刷上新鲜油漆，翻修亭顶与廊椅
保证它始终以新面孔，闲置于
钟表的内部。在难言辽阔的水域中央
它陷于隔绝，通向它的航线被废除
无人有权前往亭内独坐，赏鸥
唱花灯。亭子恢复为亭子的自身
如一朵不会腐烂的巨菇。如倪云林
残画的一角。其寂静与空无
却是如此的霸道，光天化日之下
也还藏着我们洞悉不了的闲空之秘
有时，看见野鸭子大摇大摆地上岛
扇着双翅人立而行，我就忍不住
在无端的困局中笑出声来

六

水上光乱，气寒。谈起了
一个个只有背影的人
他们一去不回，没有一个将脸庞
公之于众。草鱼跃出水面
没有得到青草，扑通一声入水
白鸥绕船飞了几圈，翅膀上
有刀刃横切过来
冷雾中，我们的面容也不清晰
皮面上渗出了一层薄薄的雪粒
仿佛我们正在给自己制造
一场惨案：死去的自己突然掉过头来
冷酷的目光紧盯着活着的自己

七

听莺桥头的一株曼陀罗
花朵像灯盏，但没人伸手去触摸
过路的人停下来观看
因为它们含有致幻的毒素
我偶尔也会在桥头的石狮子背上坐下
想象有个中毒的人，骑着狮子
在潮水般的人群里闲逛
而且现场上无人因此形影慌张
我就此与朋友讨论过
植物对人的友善与仇恨，兼及它们的未来性
如临空山，身在碧溪，朋友
均是几座松下新坟的主人
没有回音应对我的疑问与证见
正如那曼陀罗花落到地上
看见它们飘落的人，转过身
又去看荷花开放。不会有谁协助我
将一朵朵有毒之花移到心的外面

八

观鱼亭观鱼，戏鸥亭戏鸥
每一次，都忍不住
扇自己的耳刮子

水里，空中，舍命夺食者众
无论肉身还是翅膀，都在喻释我
而我已经失去反驳的权利与勇气
我未能让自己获得一份安慰
救赎取代不了耻辱
只能心怀善良，向着水面和空中
抛洒着食物——而更沉重的耻辱也随之
出现在我的面前：诗歌
应该取材于早已突破了宗教的
爱与美，而我仍然沦陷在古老的
罪与罚的迷宫之中

九

湖边疾走者，走在自己的
钢丝上，独木桥上。没有一个
甘心落在我的身后一米
有持杖者艰难而行，我会放慢脚步
替他们找出用杖飞奔的理由
如果我停了下来，他们仍然不能
从我身边掠过，说明他们
在某一时刻选择了反向而行
而我也会移步至九曲桥，让他
即便不与人为伍，也可以视我为与他
爱好相近之人。迅捷与缓慢
不是促成我湖边飞行的标准，我不会
成为飞出去就下落不明的箭矢
也不会是朝圣者圆形旅程上
悲观的旁观者。只有湖面上那几只
白鹭鹭清楚，每逢黑夜，我就会前来
寻找它们的藏身之所。那黑色深渊内
灵光一样的白色身影，我一直
没有找到，它们也在避免我找到

十

落花不认为沉潭是一种
刑罚。莲藕被人从水底的污泥中
刨出来，已被黑暗育肥
对一生的禁闭也没有什么抱怨

这一池孤立之水，不知深渊
起于何处，也无视日常危机的轮番
侵扰，但它分明掌握了湖泊
在应对四周俗物顺从与逆反时的
所有技巧。投湖者返身上岸
坐在长椅上痛哭，投湖者一去不回
在湖底下潜心种藕、养鱼
它均能置身局外。唐堤种梧桐
阮堤植垂柳，两堤在湖心形成一个直角
那切割出去的扇形水面，其独立性
得到了雕花石栏的强硬支持
但万物空有其形而无命名之权
它亦从之。孤立中的分裂
形同两个深渊结成盟友
白天，可以得到两颗太阳
黑夜，必将拥有两轮明月

十二

像一个死在讲武堂里的人
我还在研习《步枪射击指南》
搜集战场上寄回的书信
却搜集到了很多歌唱战争的诗
从一棵古柏里挖出一颗
打偏了的生锈的子弹头之后
我开始寻找那一个
幸免于难的人，却找到了
高山顶上的一堆白骨……
做这些事情并非我的使命
我写诗，从不跟着子弹奔跑
我沉默，只为回避死者的质问
但是，看见满天的海鸥
像一根根白骨振翅飞翔，我无所适从
亦担负不起如此密集的回访
只能站在定西桥上，对着倒塌的天空
默默陈述一个生者对所有死者
内心所怀有的歉意和敬意
以及自己的沉沦、恍惚和孤独

十三

身体里有再多的圣灵和妖怪也被
吓跑了。雷电与暴雨刚过，毒日悬空
在湖边假山上晾晒衣服时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被吓跑了
无人的角落，我也归于无
就剩下假山上那一套灰烬一样的灰衣服

十四

空无一物。特指没有人影
其实此时的九龙池里
水面的白云之间，还有两只黑天鹅
朴树在水中倒立，长廊尽头
空亭子的环形木椅上放着一个
吃了一半的绿苹果，果肉上留有
一丝鲜红的牙龈血
水池中央汨汨向外翻动的水波
也总是被人视而不见。那是
池水之源，一股地下碧泉
在黑暗中笔直向上
兴致勃勃地奔赴人世

十五

夕照从水面缓缓退走
月光又从水面静静来到
退走的和来到的，不是换防的队伍
也不具有黄金与白银之间
古老的价差。一切都自然而然
万有之物从未发出过反对者的声音
但它们的确改变了世界
就像白天他们看见了耶稣
晚上他们看见了佛陀

十六

谁在敲钟？它吓了我一跳
到底是谁在中午的水底

或树冠上敲钟？这钟声敲得
实在急促，慌张，令竹林里的人
毫无心理准备，顿感天下大乱
咣，咣，咣，是谁在敲？击钟之力
为何越来越沉重？钟声
为何越来越像铁锤砸在湖边
籍籍无名者的墓碑上？我已经多年
又聋又哑，但这钟声我听见了
而且握住两棵罗汉竹对着竹林外
大骂了一声。是的，我已经不相信
还会有什么利己的事儿发生
在掠夺者和利己者中间肃立的
早就没有闲隐之人，只有会计
和刽子手。而在虚弱的利己者身后
也没有纪念碑作为支持
只有罪人。包括这些罗汉竹和毛竹
其戴罪之身已具有非凡的繁殖能力
哦，高大的楠竹，只要你
仔细地端详，它们天生就是
利己者灵魂里插着的巨笛
天生就是不祥之钟的对立面
我又能怎样？钟声开始变得像酷吏
拍打门扉，间插着咆哮与哀求
谁也说准，这钟声还想索取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掠去。湖水，白鹭
月亮，一一听命于它，林间空地上
人们正以它的节奏跳起蹀脚舞
但我还是预感以钟声杀人的神话
已经呼之欲出。从竹林中出来
我看见湖面上漂浮着
一条条气若游丝的红尾鲤鱼
它们先于这些竹子，先于我
被中午的钟声喊走了

十七

你没有在黎明的街头闪现
你就不知道，昨天晚上
有多少人露宿街头。昨天晚上的雨水
不小，从昨天黄昏一直下到了

今天黎明。所以，即便那些
露宿街头的人，他们也未必知道
一只灰鹭，昨天晚上
一直站在湖泊中的一根木桩上
木然地望着湖面和灯火熄灭的楼房
它的四周，雨滴像细小的黑石头
落向水面又很快地向上跳跃
看见它的时候，我以为自己隐约地
看见了一个孤绝的守夜者
它是灰色的，沉默的，在水上
接受着冬夜天空冰冷之水的洗礼
而它也同样像守夜者一样：醒着
哀伤着，哭着，但对消失的
和正在来临的一切无能为力

十九

飞离的海鸥又于冬日回返
在狱卒眼里：“这就像刑满释放的人
已经回不到另一种命运中
把犯过的罪行又犯一次，两次，三次
再次回到我们中间，他们的双眼闪着泪光……”
他历数着监狱里的好处，首推
“站在高墙的豁口眺望落日”
然后，语气加重，说起了监狱里的
自由：“每一个人，分别独坐在
自己的深渊底部……”按照他的视角
我抬头再看湖上的海鸥：它们
每一只都随身带着一座
自己的监狱，滑翔，俯冲，停顿
闪现着服刑者内向的喜悦

二十

灰马将头伸进树丛去寻食草叶
弧线优美的腰身、摇动的尾巴
留在了外面。没被树丛接受
还被它自己也忘记了
因此今天我遇到的马
它不仅没有头颅和鬃毛，而且

我想象出来的所有头颅与鬃毛
都不能与之匹配。它的头颅
它的鬃毛，也被它的腰身和尾巴
彻底忘记了。我想象不出
它昂首嘶啸和奔跑起来的姿态
我拒绝接受这样的一瞬：树丛里的草叶
被啃光了，它退了出来
而且当它退了回来，它将看到
旁边的草坪中央
钢铁焊接的一个巨大鸟笼
里面立着的奔马塑像出自磐石
鸟笼外排着长队，年轻的母亲们
正把孩子高举到马背上

二十一

这位穿白汗衫的老人
须发俱白，但还有着强健的体魄
他锻炼身体方式
非常特殊：每天清晨
像接受了谁的命令，一定要用皮鞭
对一棵古柏施予一千次鞭刑
一边抽打，一边叫好，一边跺脚
他那狠劲，皮鞭抽击古柏的声音
每一次都在我的心脏上留下
一千根鞭痕。我视古柏
如杜甫，如苏轼
这位鞭柏者，不知道
他把古柏当成了什么人物
不知道，他对一棵水边的古柏
为什么怀着如此深重的仇恨
每一次，当他停下，用毛巾
擦着大汗，我都走上前去
试图与他搭讪，他屡屡怒气冲冲
对着我大吼一声：“请你滚开！”
然后，将皮鞭收入一个雕花木筐
斜挎到背后，跳上一辆
老式的载重自行车
隐迹在滚滚众生之间

在湖边，一个人能生活多久
而湖水也一直清澈见底？在湖边
心上有了什么样的宁静才能明白
湖水不是明镜？在湖边
向蛙问求鸣叫的意义而蛙以鸣叫作答
你会不会再一次次问蛙？在湖边
残忍的世相颠覆了自然之美
谁能在两者中间建立起
别开生面的普罗秩序？这些疑问
反复折磨过我，我的应答
因为悲观情绪的剧烈波动
而互相矛盾。湖泊肯定具有乐观的
一面，疯狂的乐观，以及乐观
可能带来人性向善的奇观式变化
它们会让所有疑问烟消云散，但也会
掉回一张魔鬼的脸谱，逼视着我
令我对理论上的未来心怀恶意
在湖边，我曾经斜靠在一棵
桉树的躯干上，看着一只受伤的喜鹊
拖着翅膀，小心翼翼地啄食
海鸥吃剩的面包渣
它飞不起来了，受到行人惊扰时
发出来的喜悦的叫声里
有一半是本质，另一半则是
恐惧与求饶的混合体
我想我可以向它施援手，但当我
弯下腰去，双手还没触到它
它竟然奋力地向上、歪斜着身子
飞了起来，越过石栏杆，去到了空中
然后像一面失控的风筝
没飞出去多远，就掉进了湖水
短时间的挣扎之后，放弃了挣扎

感官世界（组诗）

周 鱼

不多的清晨

你的一生，只能有限地、
清晰地经历这样的清晨：
肃静的街道，没有一家店门
打开，世界悄无声息，

大部分事物都还睡着，
你的内心也正处于
一片自然的
昏暗的遮蔽，

但你的床头柜上那本书
打开在那一页——
怀斯画的《牛奶房》，那个农夫
位于浓厚的阴霾之中，

在微光里向一个奶罐倾倒着
纯白的牛奶，多么有限的
液体，多么白的亮着，
抓紧了所有视线的焦点。

你心里缱绻着的
永不完全被吞噬的。
你大黑暗中
倾斜着光的清晨。

谁来修葺他们的屋顶

现在谁来修葺他们的屋顶？
当我离开家门，度过周末之后

准备再去往丈夫家，下楼后母亲叮嘱的声音
从阳台向我传来，我回头望见
她想挽留却未说出口的目光，像一种
送别，却也像一种请求，我看见
她上方三角形的屋顶新脱了又一小块漆。
几十年来，她与他像两块石头
相互叠着，叠成床的形状，叠成
相框的形状，叠成
屋子的形状，这些边缘全是
坚硬的事物，几十年来，它们
不曾真的散架过，问题恰恰是
这种硬度里没有蜂蜜的香味，
没有牛奶或巧克力的丝滑。
我这个已出嫁的女儿，有时回到这里，
来到他们正擦出火星的中间，有时能
带来润滑，有时则是作为又一枚石子
更尖锐地磨着他们俩。我多少次
对他们抱怨，正如他们对我，但
她叮嘱的声音传来，如一朵
郁金香，花叶向上，朝里聚拢，
保守的体态，浓郁的色泽，
我不回头望也知道某种强度
一直在背后，一直跟随着
我们，跟随这个石头家庭，
我不回头望也知道一切即使都不会改变，
也值得我们就此再度过几十年，
在即使越来越破败的屋顶下。

有的人注定的生活

她给那盏沾满灰尘的藤灯插上电源，它的光透过
藤编的空格铺洒在桌上、书本上、花瓶上、墙上
与地上。
她瞬间明白她的生活注定就是这个样子：这像酒
一般的光线，
鱼鳞一般的光线，这音乐的形式。头几年，

她希冀在一些男人的眼睛里看见这种
比现实更真的流曳，她几乎就会把自己最好的
全都献上，可是她所遇见的梦
都容易醒，但这不更改她对命运的跟随：
就在这一刻，她无比确定所有的荒凉都是为了向着
一盏藤灯凝聚，她依然可以看见它，依然只需要
照彻那一小片范围，即使不是燃在任何人的目光里，
她依然可以向它的灯芯扔进自己。

三 次

也许你总需要用上三次的机会：

一次，你看见窗子前立着那棵柿子树，
一次，你看见那棵柿子树立在梦中，
还有一次，你自己就是柿子树；

一次，你惊讶于那个青年美丽的形象，
一次，你懊恼自己只爱他的形象，
再来一次，你才发现了他的真形象，
那种表面的，也是整体的，音乐的。

棕榈树

名画家或摄影师作品中的
任何一棵树，都比不上
现在我从它的
幽暗下面穿过的
这棵棕榈。
它们都活着，活在
画布上、照片上。
且会一直活。
只有它令我突然感到它
会死，因此它才
在此刻无比真实地活着。

湿气凝聚在叶片上，吸引
金色路灯光，它微微颤抖，
告诉我这是一个唯一的黄昏。
这里有一个唯一的我。

一个有所缺失的我。那夜
有一个人从我体内取走了
一小块，留在
那条街道。
总有一日它会
从某种定义上回来
还原我。
但请在——
不还给我的时候
就别还给我。
这样在瞬间里，
这样在失却里，这样和
一棵会死的棕榈一起
活着，是完整比不上的。

女西西弗斯

白色的玫瑰们是前几日采购的，在这个早上
空无一人的餐厅桌面上，她们稍显疲倦。
无所事事的女服务生开始觉得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的桌椅正在等待着什么，随之一股冲动
跑进了她的身体，让她想要去找什么。
然后她幽灵一样在桌子和桌子之间行走，
这一排与这一排之间，那一排与那一排之间，
最后她明白她要找的只是这寻找的动作，这种行走：
由她切开空气，然后空气完好无损。

感官世界

因为一位陌生的少年，我又回到
感官的世界里。
我们搭同一辆巴士，他坐在我前座，
穿一身竖领运动衣，却像是活力在裹着
与自身相同又相反之物。侧脸的
眼睫毛长而浓密，它造出阴影。
我们只有过一次短暂的
目光相接。像星与星交会的不可能。
同在终点站下车，我们一前一后，
他抽起烟，深蓝挎包沉甸甸，
想要把向前走的他拖住。在细雨降落的

大街上，他贡献这含蓄的感官艺术。

我熟悉的青春，我逗留过很久的那片海岸，
我曾沉沦于它，现在依然
为之迷恋。海水从不可能彻底退潮。
我所熟知的一种宝贵品格就在
那条蓝白相间的远去的海岸，在
大街上可能突然再现的
生涩的表征里，偷偷地生长。

当我拐进小区弄堂，最后一次回头
目光穿过一排树荫不再看见
他的身影。他是否会想到
一个陌生女人想要为他保存下
一副少年的形象，担心有一天他很可能
为它感到愤怒，出于打造它的意图
而完全毁了它。

睡眠课程

当初，我们离开父母的体温，学习
一个人睡。我们渐渐爱上那种感觉：
自由，看着降雪的玻璃球玩具
渐渐合上眼睛，合上这幕
模拟一种空旷与寒冷的剧目。
后来，我们演变课程，
和另一个身体靠近，擦出火花，
在对方的身上寻找到幻想的
地图，进入梦乡。
再后来，我们其中总有某一部分人，
因为某些缘由，像长跑又跑过了
一圈，又来到起点，重新体会
自己一个人，并且不再是
某种带着期待与满足的演习，而是
在那个空出的面积上，
死与爱，这两者犹如
两位熟客，代替了那个原有的
身形，它们纠缠在一起，直到
我们在深夜秒针走动的声音里
渐渐吞进它们，将它们在胃里

融合得完美、彻底，
消化，毫无所求，到
睡眠的空房子里，
我们的惯性不再说话。

仿，致敬（组诗）

汗 漫

午 睡（仿马骅）

在写字楼内靠近玻璃幕墙的位置午睡
很像一个在山坡草香里躺着的诗人。
往往有大鸟突然跃过眼皮时的阴影惊醒我——
它们垂直，升起，在楼顶很像一棵树的避雷针周
围消失。
我和鸟都明白：这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

盖草房的人（仿谢默斯·希尼）

麦粒入仓，剩余的麦秸等待新生活——
在中原，在童年，我目睹过一座草房
从搭房梁到铺排麦秸成为屋顶的全过程。
一起盖草房的人，是亲人。

用十天左右时光，把四面土墙、两扇窗、
两个门墩、一道门槛，竖起来。
向天空掷出一捆捆麦秸
再把它们一层层压实、展开。

一个人字形的屋顶就成立了。
屋顶上的人，在我矮小的眼神里很高远。
他们久久坐在云朵旁
看着平原尽头的落日和少年们的前景。

多年后，在上海理发店的皮椅上

审视镜中河流般的反光。
理发师在头顶忙碌修剪，像盖草房的人。
我头发灰白，没有新麦秸的气息。

想起勃莱的诗（仿罗伯特·勃莱）

中国的鹈鹕也喜欢玉米地的气味。
霜降后，田野像花斑马，但我没有骑马打猎的经历。
在加油站，手持加油枪像捧着泉水喂马。
汽车轮胎知道我的履历，大抵上在各种机关、商场之间。

丧失了谷仓、铁皮邮筒和山水，一个人很不自然。
幸好我木餐桌上的斑痕，保留了啄木鸟的叫声和喜悦。
是到了放弃雄心的时候，
爱人的长辫子像马尾巴那样召唤出雪花……

当我老了（仿W·B.叶芝）

当我老了，会老得像亡父的一个兄长——
他遗像定格在六十岁那年冬季。
他把晚年这场大戏演砸了，草草退场。
无法与他对话，我只能独白。

当我老了，儿子也许会失神、失语
但我不会成为他的编剧和导演。
让他遭遇陌生的高潮和转折，
让我的血液在儿子的痛楚中焕然一新。

当我老了，爱人自然也老了。
共同的回忆像屋后的菜园——
失眠了就点灯去看看，给喜悦的事物浇水。
而痛苦，也会在天亮前枯萎、消失。

给苏东坡的一封信（仿W·S.默温）

二月，我在西湖苏堤附近旅馆里写信，
你会更快一些收到吧？
应该比美国诗人默温寄你的信更快一些。
从北宋，到当下，
人生与杰作之间古老的敌意，困扰你
依旧困扰我。西湖边，点点飞鸿与雪泥
继续表达你的隐喻。正午
逆光的湖面与南山，简化为黑白二色
像一个人在X光照片里隐忍而痛楚。
你头颅与毛笔一并飞白——
苏堤像一行长诗，诗尽头旅馆里的我
像被你涂掉的错字，在枯荷叶般的
一团墨痕覆盖下，终会生发出正确的
春水、莲藕和蜻蜓……

我爱你（仿维·希姆博尔斯卡）

我——
一个汉人、父亲、儿子
一个职员、诗人、胖子、背井离乡者
一个本名、笔名、乳名、昵称、职称混为一谈者
一个小规模的人山与人海
一个国度和地区……

爱——
如果不爱，草上的露水都会让人羞愧
如果不爱，春风和黄昏的空气有何意义？
如果不爱，酒结冰，琴生锈，灯火如废墟
如果不爱，恨与怨也失去尺度和载体——
如果不爱，我是谁？

你——
你是谁？在哪里？爱着谁？
文学、社会学、心理学
以你为存在的前提。在纸上
我写下这些字，像饥饿的土拨鼠在月色里
寻找食物所造成的一地狼藉……

呈现之雪

谷 禾

和你一起听过的音乐
将永远和我们一起

——[波兰]扎加耶夫斯基

一

冬的裂隙里，月亮收拢
磨亮的斧刃。你抬头
看见死神的白衣飘过
落叶喧响，如弓与琴奏鸣
散乱的鸽羽，带来更多
的鸡毛蒜皮。寒冷收割一切
广场空无，乱石嶙峋
冷风如狮吼，挥舞凛冽刀片
剃向你的肌肤，和毛孔
你走过的街巷清冷而萧瑟
相邻的两棵树，银杏和国槐
因为一片落叶飘零，顿生
古老的敌意。云朵从你头顶
变幻出棺槨的幻象，亡灵
越过更远的屋顶。枯草如乱世
雾霾里的村庄缩小了骨头
从青黑屋檐下传来父亲干涩的咳嗽
而枯枝上的鸦巢，被风声灌溉
运河水的锋利冰茬，把散落的
星光，运送回不可测的夜空
果实离开枝头已久，再无人记挂
采摘的手臂，枯枝与败叶
在虚无的震颤中，衰老的妇人
静候儿子归来（这比一生还
漫长的等待）。没有雪
风反复擦拭天空，让光线奔跑
在未可知里，确立对现实的反悖
它像鹰一样，落于不可见之处
从寂静里，获得更充盈的寂静

二

两粒雪，像贸然闯入者
你疑心过它晦暗不明的身份吗？
虚无的面孔掠过枯枝，声响飒飒
（你总是从枯枝想到晚年）
如流星摩挲空气，带来意外之灾
科学和巫术，并不能
改变它的运行轨迹。少年时
你曾坐在明晃晃的天空下
望见它拖着巨大的尾巴，像神
在秘密交谈，你熟悉黑夜
及连接的白昼，大地隐忍的光
……而饥饿与性，带出
雪豹的童年。它疯长的野性
提前闯入你身体里
找寻久违的亲人，它的梅花
蹄印，带来瞎眼的说书艺人
让胡琴燃烧，雪豹沿琴弦奔跑
这时雪落下来，纷纷，扬扬
如一场青春期狂热症，落下
失眠者的屋顶，落下你焦灼的
绒毛初生的嘴唇，你喃喃
低语着“渴……渴……”（黑暗中
你燃烧的身体，宇宙的一部分）
她冰凉的手，在你的紧握里
不停地颤栗……后来的雪
不断地从你身体里大面积撤退
向北哦向北，突然消失了踪影
你曾设想，它落上寒江孤舟
是否会生成另一种存在之诗？
但它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你的风湿里
成为一片苍茫而丰饶的
暮年之雪，照耀生命的荒野

三

进入一片虚构之雪，你所见
并不比真实的雪更远。“残雪消融，
溪流淙淙，独木桥自横……”

在童年消逝后，来谈论雪
如同晚年回忆逝去的爱情
你记起的细节（小到发丝的呼吸）
已经不起点滴的推敲和对质
气候在变暖，落雪如旧信
亦如枯山水，被雾霾和烟囱否定
你只须用文字留它在一首诗里
待无人时，独自吟哦或朗诵
群山如炭黑，已不再回声激荡。
有没有另一场雪，从童年落向晚境
向死而生，在肋骨上刻字
以此抵达灵魂深处。雪中相遇的人
又在雪中错过，道路折断于峰顶
而落雪如细盐，覆盖了他
安详的脸孔，又扬起猎猎经幡
记忆转回现实之镜，那临渊的
群峰，还在诵经声中打坐。风吹鼓
年轻喇嘛的红色僧袍，露出隐秘
的法器和苹果手机，他继续双手
合十，为信众超度。通向春天的途中
更多的信徒，磕着长头而来
落雪在融入泥泞，膝盖啾啾悲鸣

四

下雪天。这意味着雪还在落
或者一场形式主义的雪
覆盖了田野、屋顶、道路、墓地
树枝弯折，吱嘎作响，像
受伤的人，在捂着伤口呻吟
这时如电话响起来，我就让你
听一听这雪，混和火苗的喧闹
而雪的寂静，来自更大的雪
没有人比它的生命更陡峭。在雪中
词与物，变得模糊。枯枝散乱
仿佛光的暗影荡漾。说起死去
的朋友，我们看不见对方的表情
每一个人都在老去，视物昏花
谁来按下暂停键，让时间定格？
你青春的脸庞，与一片雪重合

而雪不断后退，甚而退回词的
内部……一个揉皱的白色世界，汇集了
今天的雪，昨天的雪，去年和前年
的雪。这雪不期之至，带你
回到顽劣的少年，太阳刺眼的反光
扶你站稳。从你撒欢儿的蹄印下
传来冰层裂帛碎玉的尖叫
在某一部黑白电影里，重叠的时间
扭作线团，你走过的街道上
走着无数个你。雪从五个方向落下来
以白色的死亡，把你围困和埋葬

五

雪落入水，生命归于安宁
屋顶在雪线上闪光。溪水凝固
不再淙淙流淌，山冈绵延，白皑皑
的枝柯，松或柏，托住鸟巢的坠落
而火苗舐着壶底，等待的老者
发出轻微鼾声。惊散开的雀鸟
在雪上印出爪印，又忽然飞起来
恍如幻影，抖动群山的鬃毛
风不再吹起，天地浑如太虚
你用雪堆出了别样的亚当和夏娃
另一个陌生世界，蓦然中开
（这世界因陌生才不同哦——）
而后，你退回到屋子里
隔着窗户，目视着这片雪
追逐另一片雪，更多的雪扑下来
眨眼间消失了踪影……亲爱的孩子
这不是显示屏，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少年时光，我也遭遇过这雪——
（也许到现在，它并不曾停下来）
在冷酷仙境的尽头，安宁如莲花
更多的孩子，用一生守护
并欣然接受它，飘向身体隐秘的角落
但没人能沿最初的雪，一直走下去
寻见雪的造物主，如今他埋葬在
每一片雪里——生命最明亮的部分

六

告诉我，这第一场雪
起于何时？开白花的栗树
是否因迟来之雪滋生过
片刻的犹疑？栗树下的孩子
等待中慢慢长大。原野崩溃
曙色从失眠里醒转过来
塔吊上升，而天空向四方散开
随雪花飞起来的人，并非为美起舞
这空穴来风，也是你的见证
它还来不及靠近你，温暖你
就栗果一样坠地，湿漉漉的血
浸染了果壳和果肉。而这场雪
不会再次陷入黑暗，如同你
伸着懒腰醒来，去爬上脚手架
一次次地，练习搬运和飞翔
你纵身一跃，城市的诗意戛然消失
所有光线一起围拢过来
轰隆隆的街道，刹那停顿下来
红灯。红灯。红灯。天空渐次变红
而拥堵的车顶银白，一个声音
在跌宕回旋：“孩子，跟我回家……”
雪还在落——北运河全白了
恍若生死不明的长江和洞庭
它继续落，落向老杜甫的晚年
被风摧折的孤舟，已推不开
最轻的一片雪。又一次
月亮沿积雪升起，它模糊的白内障
照见更北的青黑屋顶，在灯火
阑珊处，大地的鸟巢摇摇欲坠

七

两场雪之间，有另一场雪
纠缠了我们一生。就像
木门一直虚掩着，雪的反光
混淆了月光，黑暗里的交谈
琐碎而断续。雪在屋外飘
有时也落入屋子，寂静的轰鸣

夹杂着抽泣和含混的低语
我看不清你黑暗里的脸孔
只有麻雀飞过低矮天空
树枝弯折的光，掠过门楣和窗棂
炉火闪烁着，照亮泛黄的旧照片
却不能把所有自击者再一次聚拢
落在异地的雪，被夏天反复播放
雪覆盖的山顶，山下的溪水、青竹
山腰的木屋，低头吃草的马匹
风中的缆车抓紧了粗大的钢索
你征服了峰顶，却被一场雪
送入神的怀抱……哦，之前你见过
雪崩吗？即使银幕上的虚拟
也令我窒息，魂飞魄散。这命定的时刻
缓慢的时光火车，并不停下来
喷吐着白烟的车头，铁轨寒光凛冽
清冷的站台，没有人上车
也没人下车后，沿风雪消失
车厢里的人，无视外边的任何事情
它继续在爱与平静里行驶。在雪
的琴弦上，它不停下来

八

——这茫茫的雪，有我们。
透骨的，灼烫的，无边无际。

——这茫茫的雪，有我们。
初生的，青春的，中年的，晚境的。

——这茫茫的雪，有我们。
泥土的，石头的，光芒涌入。

这弯折的光，蓝玻璃的天空，有我们。
这坠落的天使，燃烧着上升的树枝，有我们。

这月光的荒芜，溃败的大地，有我们。
这消失的村庄，弄脏的街道，有我们。

这飞临的天鹅，它羽毛上的黑暗，有我们。

这第一场雪，最后一场雪，另一场雪。

这雪落不止，掩埋所有道路，有我们。
这雪落不止，在道路尽头分开海水。

……这雪哦，一往无前地，落上
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体，有我们。

村 居（组诗）

张常美

村 居

果实压低天空，也压弯了枝叶间的阳光
落光叶子的树干又落满了雪

村庄里，星辰也不会被枝条挑得太高
不会高过青瓦和鸟鸣

往往是一把干草牵着一头不紧不慢的驴
往往是一截土路领回一场纷纷扬扬的雪

往往是炊烟已经消散
群山中，我们才听到了劈柴迟钝的回音

焦木寺

一条狗。给它取了许多名字
最后一一放弃了。它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老光棍身板尚好，准时饭食，喂狗
打扫庭院和殿堂，开门，敲木鱼……

香客不多。不念什么经文

谁也不把自己当做施主

那些布施也都不具姓名
焦木棍随意涂在木板上
有时被狗蹭掉，有时被木鱼声敲落

清明归去

深夜，那列火车一直在做梦
一节拖着一节，铁命令铁
掠过一个又一个异乡
咣当声敲打着茫茫黑夜的四壁

有时，在某个小站缓一下
像是对我的安慰。这个孤儿
可以迟一点抵达
乌云的故乡，雨在那里
耐心等我拖回行李箱里的闷雷

下车。穿过长长的田埂
有人要从这里远行
她脱下身上的雨披，递给我时
才看清她发红的双眼

月光谣

壁立的群山之间，坝堤抬高的水
蓄满了天空和人间的事物
许多浑圆的石头也委身于此
它们来自于更远的上游，窄窄的河床
那股疾奔而来的清流

低下头，牛羊方可饮水
刚转身，白云就已到岸

横在水声上的铁索
不知已遗落了多少根锈蚀的螺栓
依旧提着涉水而过的旅人的心
顺便也想提住松弛的两岸
为了拧紧群山，月光的扳手在来回奔跑

即景或永恒

像补丁上拆掉的线头
清晨的鸽哨声
缠绕着村庄上面的天空
大雾越收越紧
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套在远处大山的身上

一头牛或毛驴
像一粒钉住的纽扣
立在坡上。孤零零地
它不喊出来
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不喊出来
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一个父亲或母亲……

地平线

沿着地平线，白杨起伏
模仿山峦、风或一群人模糊的背影

他们离开，有过瞬间晃动
也得到了更多的平息与宁静

一只归鸟急匆匆画下的轮廓
简单、平滑。但至少避免了夜空对树梢的纠缠

天地间没有徒劳的忙碌。
星辰闪烁，像你撒进土院里的一把米粒

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春天

那些看着几乎一样的苗子
会结出不一样的
黄瓜或丝瓜
只有我的母亲从嫩芽时就认识它们
该掐芽时掐芽，该搭架时搭架

瓜熟蒂落的时候

那些长得不好看的
就被一把盐腌进瓮中
那些长得漂亮的，母亲用水洗了两遍
捎给邻村的亲人们

而其中一些那么快就老了
一肚子的籽粒。老实、善良、饱满
晒在太阳下。已经接受过母亲的教诲
如果有下一个春天，我想我一眼就能认出它们

陪女儿在故乡的小河边玩沙

这几乎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了
流水像慷慨的募捐者
缓缓向低处运送金箔
让我们有了富足的快乐

几只河鸥浮停在河湾的静水中
一边凝想着，一边晾晒洗净了的白衣衫
怕惊动它们，女儿小心翼翼
她在看守着一座永远无法完成的城堡

她总是把沙滩想象成沙漠
把河水叫做海。在此刻的落日中
站在稍远的地方
我落满细沙的狭长的影子也仿佛有了温度

女儿突然一声“爸爸……”
又低下头。金箔般的回音仿佛来自大地的尽头
让我对流水和岸有了新的记忆……

燃 烧

雪落下来。蜜糖从栅栏里流出
黄昏。你轻轻走动，搅拌着
路过的空气。顺便
把雪中无人认领的木柴抱回来

关上房门。火炉里，光的石头虚掷
瞬间的晕眩感

来自于雪，还是那灰烬
这全部秘密都带着迷人的蜜糖气息

一个人编撰的心灵志

（组诗）

张作梗

大雾志

当此时，抱怨一座树林不够清晰几乎是一种不恭。而把一场陡起的雾拿来
兑换昨夜的残月，显然不能定位这个早晨。
四处都是漂浮的鸟叫，
但你不知道它们来自哪儿
唯有走进，你才能看清几棵迎面而来的
树木……但当你持续深入，
它们又瞬息消失在你的身后。
没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可以佐证你的位置，
一切都是随机的，变幻不定的，
没有什么不显得可疑，
连平常那条走了无数次的林间小径，
也忽左忽右地变换着固定的线路。你想看清
你的面孔更不可能——因为用雾洗出来的
枝叶根本不能转化为一面镜子。
你听到了流水声——昨夜，你还在那河水里
洗过澡——但现在河流被水声遮覆，
你根本判断不了它在哪个方位制造反光。
愈往里走，你迷失得愈深，
你几乎感觉失联了——与那个你熟悉的人群
和世界。孤单是你唯一的伙伴；
你转身往回走，唯一的伙伴仍是孤单。
到处都是雾，雾砍削了树的差异性，而让
它们穿上统一的表情和服装。
你开始惊慌，开始四处寻找出路，
雾不阻拦——雾用不阻拦四处挡住你。

村庄志

“一股动词的味道。”他快速走过丁三村。
那儿，迟开的紫藤和苜蓿被卷进
拖泥带水的搅拌机，“旋转中有一只猫的
尾巴如落日一闪”。劈开的田野中间，
一条新修的公路飞身掠过，带来远方的
积雨云和铁砂石顿挫的气息——
丁三村如落日一闪，被公路一劈两半。

他暗暗编撰着一部村志——在行将消逝的
篱笆阴影里，动用与土地有关的
所有词汇。他听到水管里挤满了水，
而煤气管道埋在地下，像是村庄的神经。

有什么在偷偷减少和消失？他起先以为是人，
后来，在补充进村志的照片里，
他确定是农具、作物和村庄安谧的黄昏。
差不多噪音和喧嚣偷袭了每一扇窗户；
城乡间已没有结合部，取而代之的是公园和
绿化带。“一股形容词的味道。”

他快速走过丁三村。此刻，他是村民，
但三年后，他将变换身份，成为前村民；
一个村庄被他压缩为一部薄薄的村志，
隐秘地给带往别处。他还会回来？
不，腾出的空间里唯有一堆记忆的瓦砾。

石头志

备做雕像之用的，一整块语言之石，
我劈掉三分之二，留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足矣。
三分之一足够我拿来对付这个贫嘴的时代以及
唾沫四溅的非诗和
我那近乎七年之痒的
失语症。

语言何为？盛宴已散，一片狼藉。
我是未曾受邀的赴宴者。站在
死寂有如荒原的旋转大厅内，
目睹所有背影神秘地离去，
我有即刻掏出那块语言之石的冲动——毫无疑问，
它将替代我行使对这个世界发言的权力，
但暂时，我和石头都隐忍着，
我们的克制像风暴到来之前的寂静——

它仍将修炼内心的锋利以及词语的密度和硬度。
而我，依然会奉沉默为言说的
最高境界。

一块细密的语言之石，小可盈手，
但我确信，一旦张嘴，
它将说出巨大的
事物和真理。

晕眩志

“晕眩，就是把脑袋取下，放到高处。”不过，
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次，月光沸腾，
当我们拾级而下，在峡谷中
找到彼此高海拔的身体，我们同时晕倒在
草丛中，连月光的尖叫也不能唤醒。

还有一次，粗粝的劳作震破了我的手指，
当我躬身掰弄一根荆棘的时候，
荆棘反弹过来打到了我的脸。一阵猛烈的
晕眩，使我久久扶着摇晃的辘轳；——
“我的头在哪儿？我的头在哪儿？”

生活总是会提供不同的版本。然而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晕眩，
只不过是血液的附加值。”更多的时候，
当我拂逆着高纬度的道德，去到枝丫的高处，
我体验到极致的晕眩就是极致的放纵；
而清醒，只会下调自由的能见度。

最近一次带着晕眩上路，是从西藏绕道唐朝，
去了一趟敦煌。“真正的艺术就像飞天，
它是静止的活物；当你注视它，
它就慢慢飞起来，飞到空中，令你晕眩。”
而良好的空气将使人消化这晕眩，
并能让眼里分泌出的蓝色漫漶为一座大海。

星星志

星星隶属于局外人而非我们的
共有财产。它们那么多，那么高，那么无辜
和无助，但拒绝我们领养。

它们更爱在高原、荒野、大海上游荡，
越宽敞，越黑暗，越明亮。有时，
它们也会趁我们睡了，
像霜露，静静歇落到我们的屋顶上，
——（透过瓦缝，能看到它们一闪一闪的
呼吸。）但一俟我们走到户外，
它们立马拍动翅膀，
飞往天上。

我从未能有幸会晤到一颗星，尽管我向天空
发送了那么多渴望一见的信号。
我看到流星坠往别处，而非
我的院子。暴风雨之夜，
我常常站在被闪电装饰的窗户前，
星星背转身去，天空愈加昏暗。

即使用最先进的望远镜，也不能够解剖星星。
它们孤灯高悬，但拒绝我们亲近。
航天器掠空而过，
从未能带回一颗星星。
亘古如斯，天空多少次塌陷，
唯有群星闪烁——在高山之巅。

头发志

“头发掉了多少，唯有梳子知道。”
这真是一句悲伤的话。然而，当我的头

卡在树叶和石头之间，
我想起了我的头，而不是头发。

我敢肯定我是蝴蝶遗落在尘世的一只
翅膀——就是这只翅膀，
托起我的心，在万灵之上飞行。
当肉体 and 心之间拉开一个愈来愈大的空档，
我看到了另外一只翅膀
——那是我的头，因沉重的思考
而折断。现在，当它卡在生与死之间，
我想起了我的头，而不是头发。

那轻柔的，风一吹来就像蝴蝶
欲振翅飞走的头发，那保护我幼小的头颅，
不被魔鬼轻易触摸的头发，
多少年了，除了一再要它不停地装饰并
配合我的身份和表情，
何时给予过它额外的照顾和安慰？——
就算此刻，当我写着这首诗，
头卡在词语和词语之间，
我首先想到的也是我的头，而不是头发。

后园志

我怎能像倾圮的篱笆一样厌倦后园？
不。那儿，草木之学我刚刚入门。
一本虫吟鸟鸣的书籍只翻了早、晚两页。
一所传授神秘之艺的学校我只读到二年级。

我在那儿研习童年。
我在那儿初识雨水研磨的寂静。
在那儿，我看见刺猬“像一把剪刀打开，又像
抽屉一样合拢”。而蛇，
当它将头搭在树枝上，
它的尾巴可以像树叶，在风中簌簌转动。

我不会像獾，状告并毁损后园。
在坟墓转弯的岔路口，我曾几次修补记忆的栅门。
那儿，一条墓道通向落雪的冬天——鸟巢裸露，
整座园子仿佛在枯叶上窸窣走动，

雪，慢慢压弯了竹子。

我在那儿学会用耳朵素描动静。
我在那儿结识了树木怀揣的火焰（啊，温暖的劈柴）。
在那儿，我像春笋一样蛰伏，
一次次，看见星星从土里飞到天上。

棉纱手套

刘立杆

一

不耐眼泪和吵闹
他会套上工厂的翻毛皮鞋
去弄堂路灯下抽烟
不等廉价纸烟燃尽就接上一支。

那笼罩我童年的烟雾
辛辣又轻柔：过冬的湿煤堆
自行车后座夹上磕凹的
搪瓷茶缸，和棉纱手套好闻的

油污味。他生来就知道
如何流着汗讨生活，生来
就寡言，也不介意
偶尔动动粗。袖管卷到臂肘

总是忙个不停，去屋顶
筑漏，为姑妈新纳的布鞋钉掌
或是钻进阁楼，摆弄
缠了胶布的半导体收音机

谨慎如野鲫鱼咬钩的钓杆。
他用满手老茧教我的
多过老城铁砧似的石板路

多过黑板上吱叫的粉笔

我被他稳稳地拧入生活。

懵懂中，美和恐惧的养育

我爬天窗偷读小说的那些日子：

绣像版《水浒传》

边角起了卷的

《红与黑》，像幽会的

马车在城中兜着圈

而安娜·卡列尼娜颠簸着

残缺的下册，如面纱

半遮的安娜扑倒在耀眼的

铁轨上——这些

从他手套破洞里飞出的信鸽

混合了闪电的焦糊味

和冬天灼热的呼吸，让我相信

生命值得耗费在虚无

矛盾、毫不实用的事务上。

二

他读医专，却不知为什么

去耐酸搪瓷厂当起了翻砂工。

一粒通红的铁砂

嗤响着，沉入沁骨的冷水

证件照上，那个消瘦的

青年渐渐长出了拉碴的胡髭。

而姑妈嘴唇咬得发白

贫血，孔雀般骄傲，挑中了他。

他们生养了三个男孩

我木讷、指节粗大的弟弟们

有点愚笨，有点不谙世事的天真

似乎恪守着过了时的本分。

他是否曾感到纳闷？

趿着鞋，醉醺醺地穿过

花园里的鸡笼和齐膝高的杂草

怔怔看着脚下新挖的尿坑。

他迷人的鬼祟和沉稳

去了哪里？那无因的愤怒

沉默又桀骜的平民的血

又去了哪里？我永远不会明白

有孩子意味着什么。

日复一日，套上粗蓝布工装

鞋底碾碎烟蒂，朝干燥的手心

吐唾沫。这阴郁，穷人的

在年历做的书皮上闪着

微光，又像工厂发的棉纱手套

从湿漉漉的晾衣绳

成排飞过窗口。我看见他们

面对面，坐在床边

姑妈板着脸，低头绕线团

而他别扭地侧身，绷线的手

挣摆着，笨拙地画着圆

似乎在空气里抚摸什么。

那被劳动改造的皴裂的手

摆弄理发推子的手

缓慢又耐心，用仪式的庄重

接上了生活的一个个

断头。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

像烟瘾，使我本能地亲近

所有泥坯般呆傻的脸——

并非同情，而是某种

痛苦的欢乐，罕见又寻常

比童年埋藏得更深，如折断的

钩针使手颤栗，自渎一样

狂热，难以启齿

当失眠之夜带回“格格”
磨牙声和天花板上吱吱鼠奔
公用厨房里，邻居偷水的

水龙头彻夜滴淌着
滴淌着，卑微，庸碌
充满热忱。从板墙的另一边
传来他雪崩般静寂的呼噜。

三

在医院婉拒收治的
最后的日子，我搭火车
回去看他。躺在铺了棉被的
躺椅上，咳痰的嗓音

虚弱得像扎破的旧车胎。
岁末的风从窗缝钻进房间
湿而冷，混杂着
街道里烧垃圾的焦糊味。

几乎一夜间，他的时代
就像姑妈用手套钩织的台布
褪了色。工厂改制后
他蹬着自行车，一头拐进了

证券营业部。那里
铁皮更衣柜熟悉的砰响
依然回荡在荤段子和咒骂声的
间歇，老人们烂红薯似的

吮着坏牙，几缕唾沫。
黄褐色的烟雾从茶缸里袭来
指数的绿和街角的红灯
交替跳闪着，直到老迈的拳手

摘下手套，佝着背
跌倒在砌了一半的花坛边。
当我俯身，他偷偷眯了眯眼
假装要抽烟，冰冷的手

伸出毛毯，颤抖
如咬钩的鱼，触到我的
瞬间又无力地滑脱——玩笑
被噎住了：他合上眼

青灰色的脸浮现出
从未有过的惊慌和懊丧。
我看着他低垂的手
潮湿的、胎毛般稀疏的白发

感到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起身告辞，在冷得发颤的街上
飞快走，仿佛不小心
踩到了什么，粘腻又恶心。

我看着慢慢松开的拳头
攥得发白的掌心似乎躺着
一块小木牌，一面写着“開”
一面写着“関”，挂在

老宅门边的挂钩上。
我掏出烟，点上。一群顽童
在人行道上追逐打闹，呼喊着
撒着欢，仿佛童年无穷无尽。

但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个
将一直留在黑下来的街上
哈着手，不停跺脚
在一扇永远闭上的大门前。

四

表露情感对他无异于
出乖丢丑。而我能想起的亲密
只是点烟时，他粗糙的手
拢住了我的。成年后

他从不加入亲戚们的
围攻，为我的忤逆，离婚

拒绝生育——只有一次
我们去阳台抽烟，他装作不经意

提到我角别^①的生活。
眯窄了眼，明显不耐尴尬的
沉默，他立即放弃了
转而说起最近的一次野钓。

而我同样羞于谈论自己
那苍白的，从一副旧手套
燃起的火苗，别扭如放学路上
粉笔涂白的白球鞋

腾起一阵灰。我们的
交谈从不超出饭桌或天气
平淡得近乎乏味
又似乎蕴含了某种深意

他不是怯懦
精明的父辈，只是一个男人
一个沉默又纯粹的典范。

如今，围绕他的烟雾
已经消散，太多琐事已经忘记。
但我知道其中有种永久的好
如他推着永久牌自行车

送我们去托儿所的早晨
大表弟站脚踏，双胞胎弟弟
坐后座，而我斜倚大杠
双脚在清脆的铃声中来回踢荡。

①角别：苏州方言，有特殊、另类和别扭的意思，略带贬义。

莲花（组诗）

吴素贞

洗鹤盆

一块巨石可以困兽，布道
住佛。可以令斧凿之声
还原万物
唯忘了它能洗澡，为一只鹤
我曾想过白鹤穿云
在流霞的尽头引溪沐浴
却未曾想，它也是人间一子
它的父为它觅石凿盆，洗浴
擦亮每一片羽毛
教它戏水、生活、思考
它越来越像个人
热爱洗澡。巨石聚水如镜
倒影着人伦的欢乐
我能听到的，是风声
渐远。石盆边缘光滑
仿佛一片羽毛。我摩挲着
“巨石飞向了天空之上的自由”
洗鹤盆的使命结束
一只鹤则被模拟成巨石
它在众目中喊：我的父……
人间再锋利的鬼斧
都无法复原它本来的模样

苍山

最老的人都躺在苍山，最好的
棺木都长在苍山，最高的碑
都立在苍山
苍山和村子一样老
上苍山的人都要自己去看一遍风水
就像奶奶那年，她扶着苍山一直找
最后找到朝阳，坡下有池塘
池塘边有一片梨树林的地方

然后坐下来。苍山仿佛巨大的怀抱
奶奶瘦小的身体一点点沉入
山下的村子
也跟着一点点抖动……

父亲背着奶奶缓缓下山
——多少年，我跟着父亲上苍山
下苍山。只有我知道，一个孤儿
多么希望
再次从苍山上背下自己的母亲

山雨来

远处的灯塔被浓雾笼罩
山峦更迫近于视线
山雨欲来。绵延的白色山体
有如安静的海岸线
正等待着某种力量。接着
是风。不可估量的力呵！灯塔不见
高楼不见。我不见。浓雾
从山峦的顶部飞泻，万物如陷入
空茫的黑夜
——这遥不可及的天空
突然就释放着它的肉身。高楼，街道
树木，所有愿意迎击疼痛的事物
顷刻间被吞噬。我不敢揣摩更低处
有什么事物还在沉默抵抗。水流
如注漫延。只要它愿意
恐惧也将把我稀释，到处都漂浮着
寻找肉身的残骸

莲 花

贞节牌坊的废墟处
三只猫徘徊，黑色的爪子
在断垣上开出黑色的花
它们伫立，回头。整个上午
尾巴弓成弧，脚步若幽灵
保持着对时光的探询
一根蛛丝引领它们来到

断石的底部，我仿佛看见
虚无之处的宅邸
女人们都在睡觉，她们
拼命摀住梦中的浪潮
耻于出口的欲望
——无尽的忍耐犹如长眠
乌鸦敛翅站在古宅朝下看
山村沉寂。这个清晨
牌坊上的断文
给了女人另一种苏醒
我的手因拂拭尘埃有点抖
表述是：
石头里的莲花必将涌出生者

至诸暨

戊戌孟夏，瓢泼大雨
令花落，人眼迷
这越国之地，我还尚未
感知一条溪如何将一个女子
浣洗成美人，将一匹纱
书写成史诗
空气中凛冽的布局与杀伐
就扑面而来。复国打造的美人
深不可测，王在风雨中
压低头，眼里的闪电夜夜鞭打
一只金黄的虎

路上风起走沙，我去看浣纱石
车在溪边受惊
像美人的马，消隐前不断嘶鸣磨蹄
溪面的万物，倒影碎成繁文
仿佛一个好名声
拥有更多无法简化的审判
美人气息幽微。俯身
有谁会相信，我在流水里
竟捞出了一只逆水而奔的虎
他穷其一生，也没能越水成功

群 星

逼仄里充斥着争吵
摔碗和踢门声
两个离了婚的人还能
在一个屋檐下生第二个孩子
依然从流水的日子里取出刀子
削弱对方爱的意志
夜幕划破，传来孩子的啼哭
我披衣而立，天空闪烁着群星
那么多的亮眼睛，俯视寻觅
它们都在找最顺眼的妈妈
温暖的灯盏
孩子的哭声落在寂静的房顶、叶尖
我有点颤抖
仿佛那声音可以弹起
到达远处的古塔、钟楼，伴随着
凌晨3点“当”的回声
穿透一个女人固有的母性
女人停止咒骂，她手臂放松，弯曲
优美的弧线弥合了夜的完整
天空里的星没有一颗因此而错位
当我关闭灯盏
一颗悬着的母亲的心也重新归位

完 整

阴影一再后退。就像
它曾悄无声息地跟来
我不会回头。我的俯身处
适宜一次喜悦的蔓延

时光待我何其丰厚
让我遇见一半的残缺
荒芜的老屋，野花
敛着金色的光，淹没我
残缺待我何其慈悲
让我在倾颓的屋宇间
看起来多么完整

犹如回到时光的底部
断章，破碎……

黑暗的，长长的阴影
我怎么可以这么完整
拈着花，被一束光
晃动成巨大的寂静

背 影（组诗）

年微漾

年微漾，1988年生于福建仙游，现居福建福州。

溪边居

雷雨过后，溪水带上面具
在跳着傩舞。简洁的仪式
发生在日常之上，像岩石萌发青苔

万物以一己之长各自献祭
鸟类献出飞，鱼群献出泡沫
宗教教会生灵以爱相互消磨

一座村庄，驯服陌生。人们粗陋的
茅草屋里，正在长出坚固的榫卯

汀江村

我们在雨中等待退潮。那时
会有一条小路，浮出海面
将人群引向水中孤岛。赤屿
就是它的名字。多像一位游子
让潮汐耗尽悲悯，才勉强托举起
漂泊的重量；也像一种虚像
端坐镜中，随时准备将万物认领
我惊讶于此时内心犹有无限宁静
看守村庄和院落，惊讶于屋檐
甩干浑身的雨珠，有如毛笔推开墨汁
是的，潮水会退去，雨后有天晴
岛屿德而不孤。世间万物爱你如父母
世间恩惠，都是早已拟好的福祉

十楼六病房

你安静时，有种不一样的美
蓝色药水敷住眼睑
嘴唇微启，放在病床上的手
牢牢地拽着我的掌心
六月柔软。我能感觉到，那拿捏的力度
如时间握紧记忆的碎片
那时我们刚刚相识
微笑得体，一场晚餐若即若离，关心
也从不逾矩。你在城直巷的住处里
收藏着我无法到达的
往事的地址。红灯多像试探
而岔路是抗拒，清洁工在深夜
打扫着梦的灰烬
但目送你晚归后，扫把摩挲街巷的声音
很快让我重归愉悦。走在长长的夜路上
大道笔直，夜莺欢唱
它们多么幸运！还没有婚约
催促着这群树上的少年早早回家

少年不识

溪口村中我们干完漂亮的一仗
单车举着胜利者
加速成为古代。古代是一轮落日
抖尽了羽毛，是黑夜
撕掉向阳草木，只留下竹林和水声

他钻进林子向我借火，双手护住火焰
在火柴易碎的光亮里，我看见我们
对于熄灭这件事，都有着短促的惻隐之心

小仙都村

多么有野性的群山！村庄变成马蹄铁

钉在山脚
而溪流像缰绳，勒住了它们
一切都是自然的恩泽，万物
有被驯服时的悲哀
和被命名的快乐。春雨延绵，耗尽了进行时
所以树叶凭借回忆
陆续返青，蜂箱垫着旧梦
辗转苏醒，划出去的皮筏
很快就将寄回归讯。时光陪在你的身边
是一个小情人
她说：我不相信风
我只相信落日下的水面

夜 归

灯影像露珠，在城市上空摇晃
所有道路扭动腰肢
侧身躲过了你的讯息

我爱这来之不易的孤独。多少时光正在远去
多少红尘回归俗身

恰似立夏之后，花朵会重新
将树枝上锁
每一颗杨桃，都在加速成为谶语

南兴棋牌室

四个老人，就围住了莆田城
密不透风的下午，远处的打桩机
在咀嚼着城砖。他随手
丢出自己的年纪，而他人面无表情
年逾古稀，时间已越来越廉价
想要得到的牌
只会越来越少。他索性将儿女
也随手丢弃。儿孙自有儿孙福
留是留不住的。但对座碰了他
路过店门的女孩，正在电话中哭诉
相亲的委屈。他后来将婚事
也推出了掌心：那个童养媳

在他的高傲和命令下
过完了卑微的一生。辛卯年腊月
殡葬车驶经东园路
他躲在家里，翻出了四十年前的
一对旧手镯。此刻他还想丢掉锈迹
然而孤独，已经同疾病与恐惧
接成了顺子，正如回忆与历史
也早已凑成一对
源于老年的健忘症，他现在几乎是
抓到一张就扔出一张，偶尔会吃掉
上家丢出的财富
与地位，也抛却喜怒和哀乐
丢给下家的老友，使它们曝露在
年老失修的笑声里。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了
在这个密不透风的下午，干燥的喧哗
无异于缄默，将莆田城层层包围
而城市则往高处挣扎，使他们半身陷入泥土
他故作停顿，面带微笑
很显然已经亲手摸到了死亡

听的判断（组诗）

王子瓜

王子瓜，1994年生于江苏徐州，现居上海。

一起玩《伊迪·芬奇的秘密》的晚上

那栋别墅不大，但真精巧，
像个玩具，被谁家的小孩丢在了那儿。
山间过于安静了，仿佛藏匿着野兽，
她推开那扇门的时候迟疑了没有？
准备再一次就着牙膏，吃掉自己，
走进那个黄昏，秋千空荡荡的，在转悠。
数间陡峭的阁楼里面，可怕的妆

掩饰着宴会，铡刀的绳子惊呼王后。
冒险的熔炉，炼就了一颗从容，
她像个导游领着我们，浏览她自己的生活。
窗外的夜里，灯火阑珊得像一声嚶吟，
我觉得她被春风灌醉了，逮住痛苦的花蕊，
一遍遍地捋着。此刻，某地，
她正带着新的玩家走出船舱。
去经历吧，她想，去重复这人类的痛苦。
如此，我能酿成。

听的判断

为什么你的身上有一个缺口？
孔雀图案的碎玻璃，
啤酒的味道早已洗去了，
戴在纤长的栈桥上。

沙滩这样握住你，
习习谷风，含着金子。
为什么你的唇不像是在说，
而是空荡的海螺

被一个精神衔着，在吹奏？
我感到除了你的蓝色这里什么也没有——
没有和弦，因为浪花
无法像往日在野地里

那样涨，没有海鸥在天空
变幻，复杂它的谱子。
今晚海滨只有一个声音，
像是个si但又不是。

正是这单调让我爱你。
你有一个缺口，你没有两个三个缺口，
你也不是一个缺口都没有。
因为是一个缺口，你才如此完美。

前年的爬墙虎

无人修剪，它们长出了心灵的模样，

即使是夏天的正午，也没有
多少缝隙留下，好让光线去猜。
甚至玻璃的另一面都开始被占有，
坐在办公桌前，就像是
在藤蔓尘封的遗迹里翻找文明的碎片。
而冬天，当日光
不再能轻易驱散盘踞院子的严寒，
它们脱了水的躯体看上去
像是灰色的砖墙自身在枯萎。
站在下雪的街头，老楼
仿佛扎紧了蓑笠，垂钓于大江之上。
如今绿在窗前的，当然早已
不是前年初来时我所见到的那一片；
但我知道它们还在：铺在
窗台，麻雀常在那里歇脚，
有几团废纸和来去的小虫陪伴着；
被风吹落在院子的中央，
沉入爱神雕像下喷泉池水的深处；
或整束地伸进空调散热器，
伸进它律动不息的心跳之中……
如此赶路的人最后成为了新的路，
如果，认真度过了一生。

海角餐厅

今晚的海，铺开，像一份
走不出旧梦的晚报，依然
认真地印着各地的声音。
从蓬乱的风手里我们买来它，
因为你爱上这里了——
四围，熄灭的城市，上方
靛色的布棚子，星球之花
细小地点缀。几行霓虹，远远
掺进了明月的灯盏。堤坝，
海雾中有位侍者的影子
一身黑礼服，端着长明的烛台。
此地竟有这等店家？小酒，
支在岩石上，火苗也温和得发蓝，
两三螃蟹被招来，拇指大小，
竞相，透明在石缝间的水洼，

全然忘记了低空：昨日的海鸟
正劳碌、生死。就一盘凉沙，
我们阅读。从那儿，到那儿，
浪花的传真机，气候里的记者
操纵着，从某棵洗发的橡树，
从往事一般，滚落着飞瀑的屋瓴，
从一双泪眼里面，各地的小海
相互激动着，流归了一处。
叫那侍者斟杯酒，小费几张
添在栈桥上，再上一只海螺来，
要它一直哼鸣，伴随着我们，
一边读，一边聊聊那儿和那儿，
泡沫间传奇成了又散了，各地的
故事，分列如矩阵，在计算，
翘着首，要兑现一小块儿整全。
但总没有这儿。因为世间的海
无法抵达这儿。你叠起晚报，
珊瑚方巾擦擦手，吃着什么海角。

市东敬老院

与其说是坐落，不如说是隔离。
校舍像流水绕过了它，
怕着什么：坚硬、落差和沉。
一扇窗子后面，
老头醒了，坐起来，
歇着梦，额头因为一宿的搏斗
和逃亡，而挂起汗珠。光
进来，把床单的昏暗掸了掸。
几米之外，除了下个计划，
那几个学生好像什么也看不见。
但老头看得见他们。
不止，
他还看得见跟在所有人后面的那个。
那个黑洞洞的，沥青^①一般，
他逼视着那个，目光像个拳手，
将铁栅狠狠震撼。
那个不理他。一只鸟
扑闪着求来的签，跳到另一支解上去了。
他叫目光：“回来吧！”

吃完早饭，再找护工换双鞋去。”
可是目光没回来。这是
他来这儿的第一天。
十多年来，目光，和铁栅，
维持着较劲儿的姿势，就再没动弹过，
鸟儿更换着命的锁和钥匙。
他离开的那晚，日日新的学生
走进对面的烧烤店，
变着消耗的戏法：食物、炭，
还有。这回，总算被听到了，
救护车的声音，像个凌厉的回旋镖，
将街区摁灭，送回盛满了寂静的旷野。
眼睛们瞪着学生，这是
怎么了？

“怎么了？”柜台后面
服务生的嘴嘟囔着，“看见没有，
对面，铁门上面，
每天那五个字都在写自己。”
眼睛们就都不瞪了，垂下来。
这时街区已渐渐找回了家，
他们重新拾起话头，彼此缝着。
但他们中有一个掉了队，
她摸着黑，掏出儿时的小磁铁，
辨认着星宿。能看见了，
从前怎么没见过？
围栏那儿有个目光弓着身子，
铁栅似是攥了太久，到处是锈。
拐角，那个望了望她。
“生命”，她追上去。

①特朗斯特罗姆《挽歌》：“一根灯柱在沥青上闪耀。
经历，它美丽的熔渣。”

白云赋（组诗）

胡 游

胡游，1994年生于湖南湘潭，现居广西南宁。

忧 愁

晚上我站在窗前
白天失散的记忆一点点恢复
外面的灯光与霓虹点缀在我的身上
两棵树长在我的胸前
偶尔体内会有一两部电瓶车穿过
下半身是地下停车场
有昨天进去，明天出来
我想到古诗一江春水向东流
如今连忧愁都没时间停留

碎 片

前面排队买饭的女孩
我只看到亚麻裙
米色帽子
牛皮英伦风小包
其实它们都是碎片

食堂里吃饭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碎片
我不知他们来自哪里
要去哪里
转眼就消失在生老病死的轮回里

整个春天
我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黑白不分，为饥饿感活在人间

白云赋

一个人抬头看白云真无聊
一个人关心白云应是大彻大悟
多少人写白云不知所云
无非纯洁，无非悠悠时光
我不爱高高在上的事物
白云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在达仓郎木寺

牛奶刷白的墙上
依稀闻到婴儿的味道
很多扎成小捆的白玛草整齐地
压在弥勒佛殿的屋檐下
游客变成了香客，这也是真理
乌鸦成双成对地停在青色的屋檐上
与红色喇嘛形成对立的风景
庙里的香火，酝酿的好消息
仍在遥远的路上

雷 同

乡下的夏天
突然在人们的肩膀上降临
稻田如此单纯
一起听青蛙的协奏曲
稗子正在偷窃阳光雨水
农民的步子依然沉重
把箩筐里的谷子安放在土坪上
单纯和阴暗的面孔变得
一模一样

草 海

水与草连成一片浩瀚光阴
人生到此已了无遗憾
十万只候鸟飞来
翅膀落下的地方就是故乡

大片大片的芦苇
毫无杂念地生长，超越生死概念
黑颈鹤成双成对在演绎爱情经典
它们快乐了，天地也快乐了

余地（组诗）

严 力

相 见

旗袍上的花卉
沿形体妖娆地奔放
滚边所裹住的边缘
是物质的界限
但我看见奔放缓缓地
越出了旗袍的范畴
我如果是里面的那个人
会不会也嗅到了
带有自身心跳的芬芳
并在脸颊刚刚掠起红晕时
情不自禁地
往外瞥上一眼

余 地

我喜欢骑在天马上
写诗和画画
尤其几杯酒之后
哪怕是在红绿灯的路口
野兽也都会盛装出没
这令世俗的生活吓出一身
理性的冷汗
但它比起金融市场的涨跌
还是给温柔留下了
不少的余地

所以我种了西红柿和黄瓜
也种了散文和随笔
在余地里

深 度

沉下去，
到最自我的地方去
那里有特殊的地形
当你用非常规的姿势
感觉高潮时
可能已沉了下去
你以为低潮时
那姿势浮了上来
你几乎放弃时
情绪刚刚腾空而起

深度里的内涵
不一定与情爱和打击有关
不一定
与未遂的自杀或破产有关
不一定
非要与幸福无关
也不一定
非要坐在赌桌前面
只要你把抓住的东西一松手
命运的骰子
就会滚进你的另一个深度

一百米

虽然只有一百米
但追逐者们一次次地
退回到起跑线上重新冲刺
但还是没能跑进
9秒以内的文明

顺其自然

我曾经从身上拔出一把把
手枪形状的痛苦

对准尾随多年的厄运
却发现没有扳机
也知道了
很多痛苦是看不起伤口的
而有些幸福是因为伤口得了奖
我还发现
生存中痛苦总是比幸福准时
而我很多年前
就已有了与准时者共事的习惯
所以当我身处痛苦时
总是让影子顺其自然地
朝向快乐

经典赛事

抬起的脚悬在空中
前方没有球门
失去了方向的踢
在腿脚里徘徊
蹲在那里的球
看到了我身后的球门
闪电般地把球踢了进去

以后的很多年
当我失败时
都会用慢镜头
播放这场球踢人的
经典赛事